

维克多·塞巴斯蒂安 / 著

李斯 易丙兰 / 译



1946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现代世界的形成

1946年的世界，几乎到处都弥漫着一股悲观绝望的情绪，除饥饿和疾病，最令人们恐惧的是新的世界大战，这次战争可能要在曾经打败德国的盟国间打响……

1946

现代世界的形成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维克多·塞巴斯蒂安 / 著

李斯 易丙兰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46: 现代世界的形成 / (英) 塞巴斯蒂安著; 李斯、易丙兰译。—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203-09266-7

I. ①1… II. ①塞… ②李… ③易… III. ①世界史—现代史—研究—
1946 IV. ①K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14801号

1946: 现代世界的形成

著 者: (英) 塞巴斯蒂安

译 者: 李 斯 易丙兰

责任编辑: 王新斐

版式设计: 刘春瑶

选题策划: 北京汉唐阳光 森欣文化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10-62142290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63.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商: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 本: 655mm × 965mm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330千字

印 数: 1-10000册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9266-7

定 价: 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引言

作 为一名记者，我报道过的事件包括了柏林墙的倒塌、苏联解体、中东地区巴以间的暴力与以暴制暴的反复循环。在此过程中，美国一直都发挥着超级大国的主导作用。通过对印度的数次访问，我目睹了一个极度贫困和保守落后的国家成功地转变为一个欣欣向荣的希望之地。在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中国从持续革命转向了繁盛的市场经济模式。作为历史学家，当我尝试对所有事件和故事追根溯源时，我不断地回归到同一个参考点——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即1946年，也是奠定现代世界基础的关键一年。正是在这一年，冷战开始，世界分裂成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欧洲开始被铁幕有形地分成两半。虽然以色列要到两年后才建国，但正是由于在1946年做出的建立犹太人家园的决定，导致了此后宿命般的结果。1946年是印度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独立于世的年份，也是曾经盛极一时的日不落帝国开始衰亡的一年。所有欧洲的帝国都在逐渐走向消亡，尽管帝国主义仍然会以不同形式存续于世。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向着最后的胜利发起冲击的一年，并最终使得中国以一个大国姿态重新崛起。本书的目的在于展现在1946年做出的那些决定——以及做出这些决定的人——是怎样塑造了我们当今的世界。

1946年的世界，几乎到处都弥漫着一股悲观绝望的情绪。是年初，一位刚刚访欧归来的美国高级官员前往白宫，向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发出如同世界末日般的预言，他声称，“我们有生之年

所知晓的以及我们的祖辈父辈所知晓的世界的整个结构和根基”饱受威胁。这并非夸张之词。如以往一样，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以其最富说服力的言辞表达了数以百万计的民众的感受。1946年2月，他在描述二战的后遗症时说：“欧洲已经陷入一种怎样的困境？在许多地区，那些备受折磨、食不果腹、忧心忡忡和惶恐不安的人们一边战栗着向沦为废墟的城市和家园张望，一边随时提防着从黑暗的地平线上逼近的新的危险、暴政或恐怖。胜利者欢声雷动，失败者则默然无声。”¹

丘吉尔指的是欧洲，但他可能同样也在讨论广阔的亚洲的局势。如同许多理性的人们一样，丘吉尔担心“一个新的黑暗时代——极其残忍与肮脏”即将降临。从未有过任何一场战争，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夺去如此多的生命——6年，600万。现在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了，但死亡还在继续。1945年的“解放”时刻一度令人振奋，但很快现实问题出现了。在中国和希腊，战争将持续4年。乌克兰地区出现了反苏联的叛乱，民族主义者还与波兰人发生残酷冲突，导致5万多人丧生。亚洲各地的独立战争风起云涌。很难向现代读者们解释的是，经历了种族大屠杀后的东欧却爆发了反犹太主义，据说约有1500名犹太人本已逃脱纳粹的毒手，却在战后因此而丧命。

在欧洲的许多地方，没有学校，交通几乎断绝，没有图书馆，市场很不景气，商店关门大吉，生产活动近乎停滞。那里没有银行，但也没多大关系，因为钱毫无用处。因为缺乏法律和秩序，男人们和孩子们拿着武器在街头晃荡——以此保护自己或威胁别人。无论何种年龄和背景的女人，仅仅为了获得食物或保护就不得不卖淫。传统的道德和思想观念彻底变了，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在1946年的生存状况。

柏林和广岛向世人展示了最富震撼力的战争图景：在盟军连番轰炸和

1 阿瑟·施勒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冷战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967年10月，第46号。

苏联坦克的炮火洗礼之下，这两个城市中四分之三的建筑灰飞烟灭。但是从塞纳河到多瑙河三角洲的欧洲核心地带也饱经蹂躏。在中国，日本人在战败前炸毁了黄河沿岸的所有堤坝，上万平方米的良田被淹没，直到30年后才得以恢复耕种。

大规模的饥荒和经济危机也时有发生。在战争结束后的18个月内，德国东边的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有300万人死于饥饿。在波兰利沃夫小镇，一位母亲为饥饿所迫杀死并吃掉了自己的两个孩子，类似这样的故事几乎很难见诸报端。在匈牙利，通货膨胀创下了高达1400000000000000%（这里有14个0）的难堪的世界纪录。货币在整个欧洲一文不值，取而代之的是以香烟进行物物交换，或向外国军队乞讨。北半球到处是逃亡者，特别是那些中欧的战俘，他们大多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因长期强制劳动而瘦弱不堪，被胜利的盟军归类为“难民”。

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原有的国境格局，新国家相继建立，但人们仍然生活在原来的土地上。1946年，相反的情况出现了。1200万德国人被驱逐向西。西欧有250万人被迫回到东部，但这基本上都并非他们自己的意愿，有的甚至是被西边盟军的枪口逼迫所致。

本书采取全球视角。二战后的整个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其情况远比一战后更为复杂。战争摧毁了存续数百年的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而在1945年后，仅存的几个老牌欧洲帝国，如英国等，虽然也曾努力地想要挽回昔日的荣光，但终究无法摆脱衰落的命运。帝国主义再非王朝形式，而成了意识形态——不再那么要求忠于国王/帝王，而更多地要求忠于一种思想意识。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聚焦于欧洲，这可能令有些读者感到奇怪。但在持续40年之久的冷战过程中，欧洲正处于文明冲突最剧烈的地带，至少在一开始是这样。1946年在德国、东欧、英国和法国所发生的事件，被当时的主要参与者视为至关重要。如果说会有新的武装冲突——这一可能性在

1946年看起来确实存在——欧洲中心地带很可能将再次成为战场。因此，为了展现1946年的诸多事件如何戏剧性地塑造着亚洲和中东的未来，以欧洲作为本书的中心似乎较为适宜。

一个更强大的国家因这场战争而崭露头角。在主要参战国家中，只有美国本土未曾遭到入侵。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和军事强国，并具备压倒性优势，始于1946年。战争使美国得以摆脱经济危机。美国在战争中积累了大量的新兴财富，与其敌人和盟友的日益贫困形成鲜明对比，这是二战的一个意义深远的后果。

在亚洲许多地方，用“解放”一词描述日本投降后随之发生的各类事件并不完全确切。欧洲各帝国试图重拾他们对旧殖民地的统治权，如法国对印度半岛、荷兰对东印度群岛、英国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但传统方式的殖民统治再也无法延续。有些国家为此付出了更糟糕和更血腥的惨痛代价，比如法国在越南的屈辱撤离。在印度半岛，英国人竭尽所能地尽快撤离，用许多批评者的话说，简直是迫不及待，他们认为正是由于英国的“开溜”，导致了印巴分治和随后的暴力冲突。在我看来，英帝国的愚蠢在于他们认为自己本可以阻止屠杀，并为此调遣了数十万军队，而滑稽的是这其实远远不够。在印度，印度人与穆斯林几乎唯一达成一致的就是英国人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其本身就是个问题。

阿瑟·施勒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是一位历史学家，并一度担任肯尼迪总统的顾问，他形容战后的调停是“与其说是一匹织锦，倒不如说是无可救药的一团乱麻”。一场旨在阻止德国主宰和掠夺欧洲战争，却以苏联对德国领土的威胁而告终。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欧美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传统观点始终是西方把中欧和东欧“出卖”给了苏联，而这一决定主要是由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做出的，丘吉尔也助了一臂之力。这一观点进而认为，

雅尔塔会议时的罗斯福已经病入膏肓，虚弱得只剩下几个星期的生命，以至于没力气抵抗斯大林，于是西方天真地将东欧拱手让给苏联，自己在协议中一无所获。这样的叙事模式由来已久，且一直占据正统地位，但1991年后苏联解密的档案揭示，当时的苏联曾竭力想要保住他们用武力所获得的战果。

东欧并非美国或英国有意“放弃”的。无论德国战败与否，苏联军队已经占领其大部分地区，而西方在雅尔塔会议时对此已经无能为力，只得承认这一既成事实。在雅尔塔——此时离原子弹引爆还有5个月——美国人认为进攻日本需要得到苏联的帮助。

西方盟国一点也不幼稚，而是刻薄寡义。他们让苏联人在东线拼死战斗和牺牲，这样一来，美英军队就能以较少的代价在诺曼底完成登陆。罗斯福和丘吉尔越是延迟进入法国，苏联就越能在东线获得更多地盘。这是直截了当和老谋深算的考虑：苏联人伤亡越大也就意味着美英伤亡越小。谁会说他们错了呢？自1946年以来，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们的整体看法是西方领导人既现实也务实。战后和解是他们倾向达成的最佳选择，为了击败希特勒，这一代价也是值得的。那些针对西方盟国的批评从来语焉不详，未能揭示出盟国做了场多么划算的买卖，以及他们为了阻止苏联主宰东欧做了些什么。

在整个叙事中（如以上所述），我互换使用了中欧、东欧这样的地理术语，这可能有些不够慎重，但并非有意为之。所有书都把中欧的“意义”视为一种观念，它的终点也是东欧的起点。我的用意同样如此，只是为了尽可能避免重复的措辞而已。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俄罗斯也是同样的情况。很明显，我知道“俄罗斯”并不等同于“苏联”。出于行文流畅的考虑，我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并没有严格地加以区分。

对在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结束后几个月内出现的“冷战”这一产物，我已经花费了大量笔墨。在1946年，除了饥饿和疾病，最

令人们恐惧的是新的世界大战，这次战争可能要在曾经打败德国的盟国间打响。尽管由斯大林这样的人所掌控的统治与西方间的差异是如此巨大，以至于长期信任与合作的可能性从来都不高，但冷战并非不可避免。正如我所揭示的，领袖及其人民时而为误解所绊，现行政策与相互观念、利益和期望时不时发生的冲突，给数以百万计的两代人民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在微观层面上，也包括我这个从暴政的铁幕之下逃离的难民。对我而言，这不仅是个故事，也是我寻根之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维克多·塞巴斯蒂安

2014年2月于伦敦

目录

- 第一章 我厌倦了让苏联为所欲为 / 001
- 第二章 美国的世纪 / 011
- 第三章 俄国人：沙皇人 / 021
- 第四章 零点：关键时刻 / 032
- 第五章 奥地利忘记过去 / 052
- 第六章 来自冷战的间谍 / 055
- 第七章 紧缩的英国 / 060
- 第八章 莫斯科大剧院的表演 / 073
- 第九章 冷战宣言 / 078
- 第十章 退位危机 / 084
- 第十一章 奸淫掳掠 / 099
- 第十二章 “德国人有麻烦了” / 110
- 第十三章 “只要回家” / 120
- 第十四章 “中国这个怪泥滩” / 128
- 第十五章 铁幕 / 134
- 第十六章 战争迷雾 / 139
- 第十七章 日薄西山的英印统治 / 149

第十八章	难民 / 165
第十九章	审判与错误 / 176
第二十章	希腊悲剧 / 198
第二十一章	幸存者 / 206
第二十二章	“犹太布尔什维克阴谋”——血祭诽谤 / 229
第二十三章	反恐战争 / 238
第二十四章	倾听世界 这是转折时刻 / 246
第二十五章	法兰西的荣耀——“心中的抵抗” / 255
第二十六章	斯大林的土耳其空城计 / 266
第二十七章	血洗加尔各答 / 271
第二十八章	日丹诺夫恐怖 / 280
第二十九章	国王回归 / 284
第三十章	往老鼠洞里灌沙子 / 289
第三十一章	总命令——民主 / 294
第三十二章	大冰冻 / 307
尾声	/ 311
致谢	/ 315
参考文献	/ 320

第一章 我厌倦了让苏联为所欲为

这是一场几乎没有流血的政变。1945年12月15日，在首都大不里士（现伊朗东阿塞拜疆省省府），阿塞拜疆人民政府的新任总理刚刚向困惑的民众发布了上任以来的首个公告。他宣称，这个新生的国家将不再是在德黑兰的遥远而陌生的国王统治下的伊朗的一个省。它将成为一个自治共和国。大多数阿塞拜疆人所使用的突厥语将取代波斯语成为新的官方语言。长期以来，伊朗的专制统治者压制自由，而新宪法将保证自由。银行将会国有化。每个人都能获得一份理想的职业。通过影响深远的社会主义革命，缺席投票的大地主被没收的土地将会分配给农民。¹

贾法尔·皮谢瓦里（Ja' far Pishevari）似乎并非一个民族主义煽动者或独裁者。他时年52岁，身体健壮，幽默风趣，笑容满面。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中，他以记者为业，也当过共产国际的基层组织者，另有九年时间在伊朗监狱中度过，罪名是“颠覆国家”。他和家人已经在苏联生活了多年，他的一个兄弟是红军的军医。直到去年，他除了写过些鼓吹阿塞拜疆民族主义的激进文章外，基本上默默无闻。当他赢得伊朗议会选举时，他的故

1 关于1946年伊朗危机的最优秀著作是布鲁斯·库尼洪（Bruce Kuniholm）：《冷战在近东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0年；迈克尔·多布斯（Michael Dobbs）：《1945年的六个月》（*Six Month in 1945*），纽约：诺博夫（Knopf）出版社，2013年。路易斯·雷斯垂奇·弗西特（Louise L' Estrange Fawcett）：《伊朗与冷战：1946年的阿塞拜疆危机》（*Iran and the Cold War: The Azerbaijan Crisis of 1946*），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娜塔莉亚·叶格洛娃（Natalia Egorova）：《1945—1946年的伊朗危机：基于俄国档案的考察》（*The Iran Crisis of 1945—1946: A View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华盛顿大学冷战国际史项目组（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工作论文15，威尔逊国际研究中心，乔治·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96年。

事在德黑兰的左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成为轰动事件。但皮谢瓦里被禁止在伊朗国王的政府中任职。此后他再度沉寂。接着，不仅出乎别人的意料，他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克里姆林宫的苏联领袖斯大林选中了他作为与苏联接壤的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的代理人，他被推到台前以维护苏联中亚战略的新秩序。

在马可·波罗时代，大不里士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威尼斯旅行者曾这样描述它：“前往东方的主要通道”“如花园般美丽的都市”“贸易天堂”。自1392年帖木儿入主后，大不里士在数百年间又历经了许多其他征服者的洗劫。直到20世纪中叶，这里还只是一个尘土飞扬、沉闷乏味的小镇，居民不过11万多人，大多是贫穷的工匠、商人和农民。曾经的花园美景一去不复返。一些仅存的宏伟建筑矗立在土屋中，看上去破败不堪。但现在这潭死水又重新泛起涟漪。假如要说有什么地方会成为冷战的起点的话，大不里士正是不二之选。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仅有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的一些高级官员知道，这个世界即将面临一场新的战争。

皮谢瓦里自己占据了最大、最宏伟的遗留建筑之一——一个巨大的、可能还有些丑陋的宫殿，此前曾属于伊朗的一个省长。他在一个巨大的、镀金的、带有18世纪法国装饰风格的会客室里处理政务，苏联士兵在门外站岗。“他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像一个共产主义官员”，一位访客描述道，“他身高约5英尺5寸，一头硬直的灰发，一个锋利的鹰钩鼻，下面是如同一把小刷子的胡须……（他穿着）蓝色毛边西装，衬衫的领口和袖子不干净，有明显磨损，扣子也没系好。他的手如农民般粗糙，指甲脏兮兮的。”²

西方外交官认为这个新国家的真正权力掌握在身材矮小、衣着时髦的穆罕默德·比利亚（Mohammed Biriya）手中，他40多岁，是个狠角色，

2 罗伯特·罗素致美国国务院（1946年1月30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第8卷，第322页，另参见多布斯，第190页。

曾以苏联公谊会的首脑身份为鼓动革命作了不少贡献。比利亚曾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专业横笛吹奏者，还曾担任大不里士街道清洁工工会的领导人。他的官方头衔是宣传部长，但更重要的是，他掌管着一支由苏联顾问负责培训的秘密警察部队。在过去的几天中，他们逮捕反对分子，殴打知名反共人士和其他潜在对手。

皮谢瓦里的人民军已于三天前接管了大不里士及周边地区的警察局、邮局和无线电台以及各类典型的革命目标，他们还封锁了所有进入大不里士的主要道路。但没有外来援助，政变不可能取得成功。有大约3万~5万苏联士兵驻扎在大不里士及其周边地区。一支俄军先遣队没费一枪一弹就使环绕城市中心及郊区的伊朗军队纷纷缴械。德黑兰的中央政府闻讯后，曾派出一支小型救援部队。但当他们抵达“反叛”的边境省份时，面对着更为强大的苏联武装，在两个城市之间的主干道上徘徊不前。最终，指挥官命令士兵撤退。

苏联宣称他们将会帮助许多有家人在苏联、热爱自由的阿塞拜疆人，将实行“干预”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血事件。然而，这是个谎言。早在1945年夏天，苏联已经开始策划接管这一地区，但这一切都在严格保密下悄然进行，以便掩人耳目和推卸责任。这一真相直到50年后苏联解体时才大白于天下。来自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和莫斯科的官员精心策划了政变，并予以财政支持，斯大林甚至对每一个重要的细节都亲自过问。名义上坐镇指挥的是莫斯科的苏联间谍头子贝利亚（Lavrenti Beria），但具体环节则由巴库当地的共产党领袖巴加洛夫（Mir Bagirov）负责。

7月6日，莫斯科的苏联高官峰会上确立了政变的策略，即授权巴加洛夫“组织分裂活动……这将鼓动成立阿塞拜疆自治省”。皮谢瓦里被任命为新组织的领导人，克里姆林宫的官员们坚持这一新组织的名称为阿塞拜疆民主党（ADP, Azerbaijan Democratic Party），用这样霸道和无谓的努

力，使其看上去区别于共产党和人民党。苏联对阿塞拜疆民主党过于慷慨的资金援助使得本已窘迫的苏联战后经济雪上加霜。阿塞拜疆民主党推出一份报纸，回避社会主义宣传，但目的在于推动族群紧张关系。³

阿塞拜疆民主党由大约3000名忠诚于党的武装人员组成，这些人后来形成人民军队的核心。但克里姆林宫坚持认为，外国装备必须被掩饰得不露痕迹。皮谢瓦里得到了一大笔资助，在当时相当于20万美元，换算成今天的数字则是100万美元。到11月底，阿塞拜疆民主党得意地向莫斯科报告说，他们已经编制了30支百人战队，发放了11000支步枪、1000支手枪、400挺机枪、2000枚手榴弹和超过100万发子弹，并随时准备武力扫清通往阿塞拜疆自治道路上的任何敌人或障碍。⁴

阿塞拜疆民主党的接管让阿塞拜疆人迷惑不解，他们大多数都对民族主义漠不关心。正如其当地的代理人和驻扎部队向莫斯科汇报的那样，贫穷、不在地主的巧取豪夺以及缺水的困境是更迫切的忧虑。包括前国王在内的伊朗统治者曾多次试图禁止突厥语，一直遭到人们的强烈怨愤。不过，人们总是违抗法律。几个世纪以来，伊朗境内的各民族彼此较为融洽，相安无事，没有发生过流血冲突。然而，阿塞拜疆人和其他族群都害怕俄国人。当然，德黑兰的统治者远在天边，不关心阿塞拜疆人的感觉，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穆斯林。除了在大不里士的少数共产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很少有人对与苏联接壤的、被迫生活在无神论和苏联人的统治下的阿塞拜疆人有什么亲近感。

苏联方面——尤其是比利亚——知道他和苏联人面临着一场为阿塞拜疆民主党争取民心人气的艰苦斗争。政变发生后，他很快就以惯用的方式应

3 俄罗斯联邦档案，外交政策f. 094，op. 30，第357页。叶格洛娃（Egorova）：《1945—1946年的伊朗危机》，第8—9页。

4 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f. 094，op. 31，第246页。

对。一些敢于发出反对声音的部族首领和领袖人物被捕入狱，还有一些则被谋杀。于是异见很快消失。

在为数不多的西方观察者中，有一个名叫约翰·沃尔（John Wall）的人目睹了苏军接管时的场景，他当时是英国驻伊朗的领事。沃尔一直监视着大不里士的军队动向和人们的闲言碎语，他向伦敦发了一连串警告电报，但直到政变发生都几乎没有得到回应。现在，他对未来局势持悲观态度，因为他看到苏联同行的所作所为不像驻外使节，而更像是波罗的海诸国的一个常任委员。“对于在该地区已经获得的利益，苏联人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坚定地予以维护。”他在12月中旬的报告中说，“没有铁路通向德黑兰，但有抵达‘自治的’阿塞拜疆的首府巴库的铁路……这让人感觉这里更像是苏联而非伊朗的一部分。”⁵

斯大林根本不关心阿塞拜疆人的民族主义愿望。他憎恨他认定的大题小做的沙文主义。在苏联加盟共和国中，当他认为有任何人想要获得自治时，他的本能反应是残酷镇压。他对“民族问题”的通常处理方式是将那些族群全部迁离其家乡，将其转移到数千公里外的陌生地方，以此给他们上一堂有关国家的课。他正是照这个办法处理哈萨克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和鞑靼人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的。但一旦形势需要，他也会利用民族主义，玩弄种族政治。

与之前对待东欧诸国不同，斯大林从来没有设想将伊朗变成苏联的一个附属国并在此强行推行苏联体系。他在伊朗的主要目标简单，更趋适度：他想获得阿塞拜疆南部的石油特权。如果他不明确提出要求，其美英盟友是不会让出世界最大产油国的石油开采权的，苏联也无从染指。所以他不惜冒着激怒西方的危险，对伊朗施压以得到石油。这就是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

5 引自多布斯（Dobbs）：《1945年的六个月》（*Six Month in 1945*），第197页。

在二战的大部分时间中，伊朗都被苏联和英国占领。所有盟友都认为伊朗的存在对其联合对抗纳粹德国至关重要。德国在1941年6月入侵苏联，三巨头联盟随之成立以对抗希特勒，而苏联需要的大部分物资都在美国装船后运往波斯湾。很明显，苏联不能失去这条生死攸关的补给航线，甚至斯大林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它起初并不起眼，但自从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参战，大量的武器、弹药、机器、战争物资以及食物被源源不断地运到伊朗南部。这里可以陆路通向苏联，苏联与伊朗有1700公里的边境线。

对盟国来说，一个初始问题是伊朗一直在盟国与德国之间保持中立。伊朗统治者巴列维（Shah Reza Pahlavi）及其周围的大部分士兵和贵族小团体都有着强烈的对纳粹的认同感。在20世纪30年代，伊朗已经与德国保持密切的贸易关系，德黑兰有数百名德国商人、政治顾问和间谍。1941年8月，英苏两国联合向伊朗国王施压，要求他驱逐德国人，他们知道他会不愿遵从这一要求。正如印度事务部的官员对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所说的：“最有利的办法就是把伊朗国王干掉。”⁶

苏联和英国分别从北部和南部进入伊朗。伊朗军队进行了顽强抵抗。9月16日，伊朗国王宣布让位给经验欠缺的21岁的爱子穆罕默德·礼萨（Mohammed Reza，即礼萨汗），此前，他完全被他父亲排除在政治或任何公共生活之外。新伊朗国王的第一个举动是驱逐所有德国人。伊朗人也许都不想那个腐败、暴虐和放荡的旧国王重返王位，17年前，他在一场军事政变后，一直掌权，反对者通常都会“消失”。但老国王的离场方式在伊朗通常被认为是侮辱性的，人们普遍痛恨外国势力的干预，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更是如此。⁷

6 里欧·艾默瑞（Leo Amery）致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1941年2月13日。

7 雷扎·巴列维在毛里求斯的家中被英国占领军逮捕，后来被关押在约翰内斯堡的监狱。他于1944年7月在南非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66岁。其子继承了王位，直至1979年被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他死于1980年。